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丁山征西 第三十五回 薛丁山身陷洪水陣 程咬金三請樊梨花

適才話言不表。再言次日天明，大唐元帥同了諸將，走出營門上馬，來到陣前。只見旗幟插滿，殺氣沖天，不知此陣何名。正在觀看，陣中一個道人，手舞雙鞭殺出，高聲叫道：「薛仁貴！我聞你起初跨海徵東，名聞天下。若能破得此陣，我教國王歸順唐朝。若是不能破我此陣，殺你片甲不回。」薛仁貴聽了此言，氣得三屍神直冒，七竅內生煙，心中大怒，問道：「誰將出去，殺此妖道？」閃過世子說道：「孩兒願去見陣。」元帥道：「須要小心。」薛丁山應聲：「得令！」衝出旗門，迎住道人廝殺。不上十個回合，道人便走入陣，薛丁山也追入陣。元帥看見，恐防薛丁山有失，命秦、竇二將出去助戰。二將：「得令。」連忙也殺入陣中。三人圍住道人廝殺，殺得道人手忙腳亂，即忙解出葫蘆，倒出洪水。頃刻平地水深幾丈，大小三軍，一齊淹在水中。

秦、竇二將看來不好，借上遁而回，報知元帥。夫人、小姐、竇仙童、陳金定大哭說：「此番性命休矣。」薛金蓮道：「皆因哥哥不合，若得樊氏嫂嫂在此，決無今日之禍。」元帥聽了，躊躇一番，遂向咬金道：「今日敵人如此猖獗，縱淹死這畜生，不足為惜，但三軍不能西進，莫若煩老柱國再到寒江關一走。」程咬金道：「昔者破烈燄陣時，老夫去請他，他已不肯來。我許了他夫妻和合，今卻依舊不從，看他恨恨之聲而去，此番恐決不來。」

元帥道：「事在危急，全在老柱國鼎力善言，前去請他到來方好。」程咬金說：「非是老夫憚勞，特恐勞而無功耳。今元帥吩咐，只得老了面皮，再走一遭。」

遂別了元帥，跨上了馬，加鞭上馬而行，過了青龍關，不一日到了寒江關。心中想道：「此番去請樊小姐，諒不肯來。只便怎麼處？不免哄他一哄，說今薛世子回心轉意，特請小姐，前去做親。他聽得此言，或者肯來，也未可知。算計停當，進了關門，來到轅門，說道：「門軍，你去通報一聲，說程老千歲要見。」那管門的認得程咬金，不敢怠慢，便笑嘻嘻問道：「老千歲，薛元帥進兵到那裡了？」程咬金道：「大軍已到朱雀關，今世子回心，情願與你家小姐完婚。我特來相請，煩你快快通報。」門軍聽了歡喜，連忙報知夫人小姐。夫人說：「女兒昨夜燈光報喜，今朝喜鵲臨門，果然你丈夫回心轉意了，故遣千歲前來相請。」小姐道：「無情無義的人，豈肯回心。今日老將軍復來，決然大兵阻住，不能進兵，又遣老將軍到來，必然請我去破陣。」夫人道：「不要管他做親不做親，承他遠來，豈有不見之理。且請他進來相會，聽他說話，就知明白了。」小姐道：「謹依母命。」出來接進程咬金，分賓主坐定。夫人道：「承蒙老千歲到舍，有何見教？」

程咬金聽了，叫聲：「夫人，老夫前來道喜。如今薛世子願與令愛再成花燭，奉元帥之命，央我媒人到此，速請小姐前去完姻。」夫人聽了，回頭看看小姐，說道：「做娘的說得不錯了，如今難得賢婿回心轉意，快快準備，同了老千歲前往。願你夫妻和順，做娘的有靠了。」小姐叫聲：「母親，你不知這薛丁山冤家，要他回心，萬不能夠。今老千歲到來，決為番兵阻住關門，前來求救。」

程咬金聽來，心內欽服，贊道：「見識勝於男子，我那裡及得他來。」只得開言大笑道：「小姐你不信麼？難道老夫是個騙子？請收拾前去，自然夫妻百年和諧，方信我老夫是個好人。我從來不會說謊，若然此番不成花燭，我也再不上你門了。」程交金再三用情，小姐只是不依。程咬金道：「若小姐不肯前往，叫我如何回復，見你公公？」

夫人看見老程這般言語，叫聲：「女兒，須看老千歲之面才好，今番走一遭，若然依舊無情無義，以後再請你不動了。快些端正，萬事吉利為主。」

小姐見母親這般說，順水推舟，說道：「老千歲，奴家本不欲去的，因是再三央求，只得前去。若還依舊，後來休想見我。老千歲請先回去，我領兵隨後就來。」程咬金想到：「此番被騙肯了，應許我提兵前來。」便道：「既蒙小姐見允，老夫奉命先行，望乞速領人馬，快些來罷。」小姐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程咬金拜別，母女送出廳堂。程咬金上馬回去不表。

卻說樊梨花脫去了道服，戎裝打扮，結束停當，帶了女兵，拜別母親，硬著頭皮，跨上金鞍，出了關門。一路行來，忽見天邊一群鴻雁飛來，小姐對天暗祝道：「此去果然夫妻完聚，便射中第一隻雁。」左手扳弓，右手搭箭，搭上弦，剛射中第一隻鴻雁。兩邊女將看見，連聲喝采，拾了鴻雁送上。

小姐心中暗喜，遂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，既是天從人願，巴不得早到軍前，好與良人配合，不負當初一片癡心。若從大路去，要行二十天。聞得人說，另有一條小路，只消十餘日，就到朱雀關。揀近些走的好。」吩咐軍士，由小路進去。

軍士說：「若從小路，必從玉翠山八角殿經過。但是那座山中有一彪人馬，不服王化的占住。若在他山前經過，必然要來尋事，反要耽擱，不如還從大路上去了。」小姐說：「不必多言，竟從小路走罷。」軍士不敢違令，打從小路而行。正行之間，只見山上一聲炮響，衝出一隊強人，為首一個少年將軍，喝聲：「留下買路錢。」樊梨花一見大怒，出馬大喝一聲：「我的乖兒子，你若殺我不過，須要認我為母。」小將應聲道：「嬌嬌，你果有手段，我拜你為母。若輸了我，你要做我的妻子。」

小姐也不回話，將手中刀亂砍。小將將手中槍相迎，怎當得她有仙傳，殺得大敗而走。小姐伸手活擒過馬來，吩咐綁了。傳令上山，八角殿上坐定，登時推過，小姐說道：「我的兒子，方才有言。如今被擒，應該拜我為母。」

小將說：「既蒙不殺之恩，願拜為母親。」命放了綁，小將忙跪下，拜了四拜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有言，請問母親，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誰？爹爹還是何人，因何獨自行兵到此？要往何方？請道其詳。」樊梨花說道：「孩兒你要問我姓名麼？我父親樊洪封王，鎮守寒江關。我兩個哥哥俱封做總兵。只為唐朝薛仁貴，奉旨徵西，從寒江關經過，世子求親，我父兄不允，在廳前要殺，你娘故此無心弑父，有意誅兄，相召世子成親，歸順唐朝。你父薄倖，將姻退了，大鬧銷金帳。因此夫妻反目，回轉寒江。前番請我去破烈燄陣，今者請我去成親，故此打從小路而來，得你拜認為母。但不知你姓甚名誰？因何流落到此，說與為娘知道。」

小將說：「母親，孩兒乃大唐薛舉四代玄孫，名喚應龍。當初祖父領兵伐西戎，與番將劉必大之女兩花娘子成親，後來歸寧母親，就在玉翠山居住，地名劉家莊。傳流到我，我因父母雙亡，自恃驍勇，占住八角殿，打劫為生，今年一十四歲。積草屯糧，招兵買馬，處處聞名。久慕娘親武藝高強，孩兒要習學，今日相逢，正是三生之幸也。今娘親既要往軍中，與父完婚，孩兒情願同行。」

樊梨花道：「原來我兒姓薛，又是大唐人氏，既肯同去，甚妙。著你做個先鋒，就此起程先往。」應龍道：「母親在此半日，後殿已備酒筵，請用三杯，然後起程。」樊梨花聽了，說聲：「有理。」應龍接進到後殿，樊梨花坐下，應龍下面相陪。傳令三軍，多加犒賞。酒至數巡，吩咐拔寨起程。